

←飞鸟营巢。（於贤 摄）

平房书事

■嘉阳

情此景，方知那专注的滋味并非虚言。

夏天的书屋外，绿树成荫，蝉声嘶鸣不断，孩子们用攒下的零钱买了冰棍，一边吮吸甜丝丝的凉意，一边前来租借书籍。还回来的书页边角时常卷曲，书脊也显出疲惫的痕迹，内里时而夹着几片蝴蝶的翅膀，或是一枚枫叶书签，甚至夹着冰棍的纸皮。但正如苏轼所言“旧书不厌百回读”，姨爹接过只做简单地清理，也不曾催问谁的欠租。他常默默整理书籍，背影在书丛中显得格外宽厚。

偶有闲暇，姨爹也向我讲起野外勘探的往事。那些沉默的岩石，叙述着大地深藏不露的脉动。我恍惚间觉得，书页与大地原是同一种材质构成——书页上拓印着思想的痕迹，岩石镌刻有时光的印记。后来，随着姨爹退休，书屋也悄然关闭。平房渐渐隐没于岁月之中，唯余那些关于租书小屋的记忆，在我心中却始终未曾蒙尘。

如今思之，姨爹那间小小书铺，如同大地上一处隐秘的矿藏——它平实无华，只是用几架书籍、数枚硬币，便悄然打通了无数颗心与辽阔世界的通道。文字无声，却仿佛开凿了无数通向心灵深处的幽径；门槛低矮，却将我们稚嫩的脚步引向无限辽远之地。这些微小的通道，正是由无数寻常人默默敲凿而出。它们蜿蜒在时间深处，为后来者照亮了前行的路——纵使大地无言，但那些书页翻动的声音，却永远沉淀在记忆深处，成为童年旷野里最清澈的回响。

磐心逐光

■王海燕

在教育的星河里，每个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航标。于我而言，“信心”就是那座永不熄灭的灯塔，指引着我在三尺讲台上，完成从青涩到成熟、从追光者到燃灯人的蜕变。

记忆的时针拨回到童年，父母批改作业时台灯晕染的暖光，教室里此起彼伏的琅琅书声，如春雨般浸润着我的心灵。教师职业的神圣与崇高，早已在我年幼的心中埋下种子。那时的我未曾想到，这份对教育的憧憬，会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与“信心”交织成一首动人的奋斗之歌。

1989年，当我以中考第一名的成绩踏入桂林市师范学校（现为桂林师范学院，简称“桂师”），新的征程正式拉开帷幕。在桂师，“学高为师，身正为范”的座右铭如洪钟般时刻警醒着我。而横亘在我面前的第一座“大山”，便是普通话。浓重的灌阳乡音，让an和ang不分、h和f混淆等问题，成为我必须跨越的障碍。无数个深夜，我对着录音机反复练习，因发音不准而懊恼得几乎崩溃。但每当想要放弃，内心总有个声音在呐喊：信心如磐，方能攻坚克难。我从最基础的a、o、e重新学起，把绕口令练到嘴唇发麻，在校园的角落模拟演讲。这份坚定的信念，让我最终在普通话测试中达到了二级甲等水平，远高于成为一名合格教师所需的普通话门槛。

信心不仅助我跨越语言障碍，更成为我求学路上的精神支柱。三年桂师时光，我最终以优异的综合成绩获得保送广西师范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。从本科到硕士，我始终以“学无止境”鞭策自己。当我怀揣着历史学硕士学位重返母校桂师，开启大学教师生涯时，信心已深深镌刻在我的教育理想之中。

三十载教学生涯，挑战与机遇如影随形。当学校安排我从历史专业转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时，有同事对我能否上好思政课心中存疑，这反而激起了我心中更强烈的斗志。“信心能让空白成为画布”，我毅然自费前往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脱产进修。在广州的日夜里，图书馆的灯光见证了我啃读《资本论》的专注，校园长椅聆听过我模拟授课的声音。重返讲台后，我将所学融入教学，创新教学方法，让思政课变得生动有趣。这份对自己的坚信，使我在区级教学能力比赛中屡获佳绩，用实力回答了同事心中的疑问。

学校“十佳教师”“教学名师”荣誉的背后，是三十年如一日对教育的坚守，更是“信心如磐”的生动写照。从克服方言困扰的师范生，到站稳讲台的青年教师，再到备受认可的教学名师，我深刻领悟到：教育之路没有捷径，唯有以坚定的信心为舵，以不懈的努力为桨，才能在时代的浪潮中破浪前行。

站在新的起点回望，信心早已超越个人成长的范畴，化作我传递给学生的精神火炬。它教会我们，面对未知要有“我敢”的魄力，身处低谷要有“我能”的坚韧，取得成绩要有“我还能更远”的追求。教育的真谛，不正是用信心点燃信心，用生命影响生命吗？

未来，我将继续以“信心如磐”的定力，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砥砺前行。因为我坚信，这座用信心铸就的灯塔，必将照亮更多学子的逐梦之路，让教育的光芒在传承中生生不息。